

纽约人在北京

曹桂林 / 著

活了六十年，做了三十年梦。

纽约呀，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曾把你比作天堂。

为你孤注一掷，为你得意狂妄。

为你忘了自我，为你内外皆伤。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纽约人在北京

曹桂林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人在北京/曹桂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137-5

I. ①纽…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4725 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1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页 2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37-5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活了六十年，
做了三十年梦。
纽约呀，纽约，
曾把你比作地狱，
曾把你比作天堂
为你孤注一掷。
为你得意狂妄
为你忘了自我，
为你内外皆伤。
如今两鬓斑白独自叹：
不值不值，空忙一场。
不懂不懂，真荒唐！

王起明有两个好哥们儿，一个叫李雨鹤，一个叫成太坤。

他们三个人在同一个院里出生，在同一个院里长大。他们一起跟跄学步、一起牙牙学语。他们一起在湖边捞过小鱼、一起拿着木枪相互追杀、一起当过毛主席的红卫兵、一起插队在内蒙古草原上放过马。他们还一起搭帮返回北京城，分别找到了各自喜欢的行当。

改革开放初期，三个人都不安于自己的现状，他们都怀揣一个梦想，梦想着到美国去寻求发展。不知是三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还是老天爷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这一梦想，只有王起明实现了。

80年代初，王起明离开北京携妻去了美国，他还算是个聪明人，没过两年竟在纽约开了家毛衣工厂，像模像样地做起了美国小老板。

王起明是他们三个人起步最早的一个。当然，王起明也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在纽约发家后，他爱上一个叫阿春的台湾女人，与结发妻子反目，他的女儿宁宁与他背向，他的家庭最终土崩瓦解，钱虽然是赚到了一些，可算不上在美成功人士。

李雨鹤那几年也有很多不顺，最不顺的事是他的签证。美国大使馆拒了他三回，等到第四回再次遭到拒签时，他按捺不住，气恼地问签证官：“你们总得给我个说法吧，是怀疑我有移民倾向？还是瞧我长得看不顺眼？”

美国签证官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微笑着冲他摇了摇头。

“这，这他妈也太不靠谱了吧！”李雨鹤气急败坏。

打那以后，李雨鹤从根上就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不过，那些年

也有些顺心事，全国恢复高考时，他幸运地考进了北京财经学院。他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可他却鬼使神差地利用课余时间做起了小买卖，买卖做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他跟他的恋人方沁子扒盒带、倒可乐、当噱头、贩时装，什么都干，什么赚钱干什么。他还是拥有小汽车的头茬人，那时候在北京能开上“昌河”的人没有几个。

李雨鹤的原名不叫李雨鹤，自从他爬出娘肚子那天起，他爸就给他取了个很顺口的名字叫李来福。李来福这个名字伴随他读完了初中，高中还没来得及上就赶上了“文革”，红卫兵串联时没跟他爸商量就自己作了主，把李来福这个名字改成了李向东，李向东这个名字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时，他又把李向东这个名字改成了李雨鹤。周围的人问他为什么又改叫李雨鹤，他说时候到了，风雨过后我要鹤立鸡群，日后我定要出人头地。

记得那个时候王起明还嘲笑过他，说他简直就是条变色龙。

李雨鹤“文革”初期就是破除四旧的急先锋，现在变成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不为怪，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有激情的弄潮儿，他根据一本名叫《大趋势》的畅销书，连猜带蒙地翻译出一册单行本，书中阐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型企业如何适应市场、如何改制、如何管理。根据这个他还请人拍了个录像带，名字叫《当代车间里的班组长》。

这下子李雨鹤可真火了，小册子成了国企单位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录影带成了车间工人的必看片。这本小册子加上这盒录影带在全国工矿轰动一时，它还给李雨鹤和方沁子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俩立即变成了那时很少见的万元户，这笔收入就是他们的一桶金。

成太坤就有些一成不变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一头扎进了北师大的历史系，埋头苦读起中国历史来，可能他天生就是个钻研中国古事儿的虫子，原打算去美国留学的这码事，全被他一股脑地扔在了脑后。他最着迷的是明末清初史，还没毕业就写出了《我的明清两史观》。他的观点在学术界还引起过一些争议，应

该说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成了北师大历史系里的尖子学生。不过，那时也有让成太坤不太开心的事。他们这茬78届的学生，年龄很不齐整，有一半都属于大龄，成了家的、带着孩子的坐在教室里听讲一点都不新鲜。成太坤早就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可周围的女生就是没一个能看上他，当然，他也没相上身边的任何一个女性。

四年的大学生涯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后的成太坤不知道哪根筋拧住了，他死活不愿留校当老师，他多次给王起明打电话写信，要求帮他去美国留学深造。王起明劝他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说像你这种人在美国活不下去，你擅长的这个专业，在美国连西北风都没处喝，饿死在纽约街头也没人管。

话虽这么说，没过多久，成太坤还真的出现在了纽约机场，来接成太坤的不是别人，正是坚决反对他来美留学的王起明。不过，成太坤这次能够顺利地赴美，王起明没帮上太大忙，他只不过给成太坤出了份经济担保。成太坤这次来纽约持的是J—1签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交流访问学者签证。

两年后，王起明和郭燕的婚姻大战终告。婚是彻底离干净了，可他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了。

王起明每天以烟酒度日，整天都在寻找再次翻身的机会。

令王起明不解的是，这两年成太坤非但没有饿死在街头，相反，他在NYU(纽约大学)干得相当出色。该校东方史学系的著名教授夏之清，不仅成了他的导师，还帮他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硕士，现在正在修东方历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相当奇特，还非常绕口，论述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情爱故事的不同取向》。

成太坤虽然在纽约学有所成，可他的本性却没什么改变。纽约大学给他的全额奖学金，少说一年也有两万多，可他仍然拣最便宜的房子住，买最便宜的东西吃，他住的是96街又脏又乱的哈来姆区，吃

的是超市5点以后卖的廉价食品。钱他是攒下了一点儿，可人瘦得像根杆子。

一场离婚官司把王起明打得几乎破产，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不接受这种消沉，他决定重新再来。重新再来的战场他没选择纽约，他选择的是老家北京。

王起明到底是个机灵人，他从电视和报纸上闻出了一些味道，还从各种渠道的消息中分析出，这可是个大好机会。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北京也开始了松动和变更，这是他咸鱼翻身的最佳良机。

王起明暗自下定决心，要回到北京一展宏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决心是下了，可他没急着说走就走，他在等待着一件事，等待着那本蓝皮带老鹰的护照。

是的，王起明要加入美国国籍。他要入籍这个举动得到了阿春的赞许，可阿春又反对他回北京发展，阿春认为中国大陆只是刚刚起步，现在回去还为时过早，是不是机遇还很难说。可王起明这回没听阿春的，他有自己的盘算，加入美国国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方便回北京做生意，要想在北京求得快速发展，这本蓝皮护照会给他带来无数方便，万一出点事还是个护身符。

王起明如实地跟阿春说出自己的打算。

阿春听了笑了笑：“你呀，怎么说你呢，不能说你不是个精明的人，可你不是个真正的生意人，多年的相处我还是了解你的，你这个人太自信又太孩子气，最重要的是你还太牛气，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王起明听了自然不服气：“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词，那不是牛气，那叫牛逼，懂吗？再说，我怎么就太简单了，我怎么就不是生意人了，我不是生意人是什么人？”

阿春：“你是个性情中人，是个心血来潮的人。”

“心血来潮？错，阿春，你错了。不过，你这么说也可以理解，因为你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更没到过我们北京，北京是个什么样的地

儿，北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根本不了解，甚至连个印象都没有。”

“我怎么对北京人没印象，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母亲就是在北平出生，在北平念完高小，大陆沦陷后我妈才跟我爸撤退到的台湾。”

“什么北平，什么沦陷，还，还什么撤退，正确的说法是，我们解放占领了北京城，你们一路仓皇逃窜，最后盘踞在那个小红岛上。”

阿春无奈地摇头道：“好无聊，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些，反正我不是对北京一无所知。”

在回北京这件事上，王起明和阿春争执过多次，在王起明眼里北京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他了解北京城的地理环境、了解北京人的性情、了解怎样跟北京人相处、做生意。王起明经常拿毛主席的话“人的因素决定一切”来说理，但阿春那妆容精致的脸上摆出的不屑和理性却让王起明很撮火。

“要做生意，了解这些还远远不够，你必须要了解当地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你要估算当地的市场。”购买力、市场是阿春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北京人，也是像你一样喜欢高谈阔论、喜欢抬杠较真儿、喜欢满嘴脏话、喜欢骂街骂人，天下的事没什么叫他满意的，世界上的事没什么使他高兴的，从早上起来就一肚子不满和抱怨，抱怨气候不对天气不好，咒骂天空混浊空气不爽，骂气象台是一帮饭桶，骂播报员是个混蛋，骂完了管事的再骂管人的，瞧见什么骂什么，没什么不可以骂的，实在没的骂了，就把自己臭骂一顿才算痛快，是这样的一群人吗？”

王起明提高了声调：“阿春，你不能这么污蔑我们北京人，你这不是在糟践我们北京人吗？”

阿春笑了起来：“我没说你们北京人的不是，我说的是你。”

“我？我根本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好好好，你不是这样，我向你道歉好了。”

“那不行，你得向我们北京人道歉。”

“我可没有污蔑北京人的意思，实际上我很喜欢北京人，喜欢你们北京人的这副德行，如果你不爱听‘德行’这个词，也可以换成个性，我喜欢你们北京人的这种个性，不然我怎么跟你混到了一起，一混还就混了十来年。”

“阿春，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跟我一起回北京吧。”

“我说过了，至少现在不会跟你一起去北京的，我还没有准备好。”

王起明苦求：“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不像我还得先入了籍再回去。”

阿春逗他：“那你就好好地去准备入籍考试吧，记住哟，你的英文是很差的，不下些功夫是过不了关的。”

阿春说的一点都没错，王起明的英语水平确实很低，两百多道入籍考题，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洋字码，让他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是够他喝一壶的。

为了应付将要来临的入籍考试，王起明伤透了脑筋熬红了双眼，脑袋像是开了锅，闷闷的烫烫的。最让王起明想不明白的是，入个美国籍这么简单的一个事，为什么考题非要搞得那么复杂，什么议会上院与下院的隶属关系，什么美利坚大法官与国家总统权力的界定，什么上下两院怎样限制美国总统，什么你所居住州的州长的政治主张等等等等。别忘了这些题目还都得用英语回答，移民官的提问也都是用英语提问的。这些事别说让他用外国话说明白，就是用中文，他也未必说得清楚。

恢复高考时，人家李雨鹤和成太坤是正经念了四年大学，可王起明在高考前总想抄个近道儿，心说当了大学生怎么啦，毕业了还不是得等着分配，指不定给分配到哪去呢，不如跟远房表舅学学大提琴，拉大提琴这活儿又轻松又体面，有了一技之长兴许就留在北京了。王起明是个很有灵气的人，按说他这个年龄学西洋器乐已经晚了，可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竟在大提琴上玩出了难度很高的协奏曲，后来经人介绍还考进了一家交响乐团。因此，他的文化基础充其量就

是个高中水平。到了美国他也没进学校正经地学习过英文，整天为了那点生意上的事奔来奔去，他的英语基本是马路上滚出来的，美国人把他的这种英文叫 Street English(街道英语)。说白了就是只会说不会写的英语文盲，如今后悔已是来不及了，现在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他决定硬着头皮跟这些洋字码死磕了。

入籍考试前的几天，王起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把自己倒锁在屋子里，像个老和尚似的盘腿坐在地毯上，他前后摇动着身子，左右晃荡着脑袋，嘴唇不停地上下嚅动，口里一遍遍地像是念着经文：How many colors are there on the flag? The answer is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ree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How many strips are there on the flag? The answer is there are thirteen strips on the flag. What do the fifty stars represent? The answer is fifty states...(国旗上有多少种颜色？答案是三种颜色，红白蓝。美国国旗上有多少道条纹？答案是十三道条纹。国旗上的五十颗星代表什么？答案是国旗上的五十颗星代表五十个州……)

你还别说，经过这二十多天的死磕，连王起明自己都不敢相信，这十几页的洋字码，两百多道入籍考题，竟让他弄得倒背如流，不仅会看会说，还写得滚瓜烂熟。

得意扬扬的王起明跟成太坤夸下海口：“只要不出这两百道考题，别说让我正着写，就是让我倒着拼，我也错不了半个字。”

成太坤笑道：“唉，那倒是个真能耐。”

“入籍，小菜儿！”

“头回听说，英文还有人能倒着拼的，神人也。看来这人哪，为了改头换面，什么事都能够挤兑出来，原来我还以为就李雨鹤能豁得出去，看来你也行。”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我就是入入籍，头也没改，面也没换，我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别拣好听的，入籍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入了籍你就再也不

是中国人啦。”

“谁说的？你就是把我烧成灰磨成面，再把灰面揉到一块捏成个人，那模样也成不了美国人，肯定还是咱中国人的模样。”

“别说没用的，其实你心里比我清楚，入了籍人家就把你的护照剪掉个角，那就说明你自愿放弃了原来的国籍了。”

“嗨，那不就是走走形式嘛，你以为我真把这入籍当回事哪。”

“你不当回事管什么用，法律可把你当回事。”

“那我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得啦，别美化自己了，这是你的选择，没人干涉你这种屁事，想当婊子还要立个牌坊。”

“太坤，你他妈的少跟我说这种片汤话，谁是婊子？谁要立牌坊？你要是再说这种不着调的话，别说我跟你丫急！”

“你看你看，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今儿你是不是想找不痛快，你丫的要是真想——”

“得得得，说话带脏字了吧，至于吗，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行了吧。”

王起明掏出来烟，一边哆哆嗦嗦地点着一边嘟囔：“胡说八道，谁心虚呀，我才不心虚哪，这有什么好心虚的？心虚？孙子才心虚。”

王起明说是这么说，可真的到了入籍那天，他感到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心里头还真有点儿发虚，不仅心发虚，鼻子头还一阵阵地发酸，晚上还莫名其妙地在被窝里掉了几滴眼泪。他自己也弄不懂，心说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像刚满周岁的孩子要断奶，大姑娘出嫁要离开娘一样啊，心里头这么没底，发慌。

入籍面试那天王起明生拉硬拽让成太坤请假陪他。去入籍的路上，王起明知道成太坤一向缺嘴，就请他吃了顿北京烤鸭，这是成太坤的最爱。王起明叫了一只特级大肥鸭子，成太坤一见北京烤鸭两眼直放光，没多大工夫，一只大鸭子就进了两个人肚子，说是两个人吃的，实际上王起明没吃两卷，基本上是成太坤一个人包的。

成太坤吃完鸭子抹了抹嘴上的油，满足地拉着戏腔说：“走，入籍

去,你有这只鸭子垫底,什么样的难关都能对付!”

王起明:“吃舒坦了,拿我开涮是不是,你以为我这是李玉和赴宴斗鸠山,我可没看得那么重,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

王起明说着打开了车门发动起汽车,成太坤打着饱嗝揉着肚子坐进车里。

汽车飞快地冲上了495高速公路,这条有名的堵车高速路眼下还算顺畅,今天的天气也很作美,空气清澈,天空透亮,远远的他们就看到了帝国大厦那尖尖的楼顶。

高速公路两旁出现了个新广告,广告牌上是巨幅东方女人头像,这个东方美女的笑容吸引了王起明,王起明一边开车一边回头张望。要不是成太坤失了魂的一声嘶叫,汽车险些就撞到了公路间的护栏上,迎面高速开来的大卡车司机,竖起了中指愤怒地骂着一连串脏话。气得成太坤咒骂王起明:“你他妈的不要命啦,想找死啊,别他妈没入籍先入土了!你想找死我管不着,我可不想给你陪葬。”

王起明笑了笑:“瞧你胆儿小的德行,出人命?你也不瞧瞧我是什么人,出人命的事我能干吗?”

“你是什么人?你是个太不靠谱的人!前妻那边刚摘清,阿春这边还挂着,一见美女就慌神儿,连广告也不放过,我看你就是想找死!”看来成太坤是真急了。

“至于我吗,为了一个卖香水的女模特,我就慌神儿?就找死?”

“你还能知道什么,告诉你,那是咱中国著名的大歌唱家,还卖香水的女模特?满脑门子就知道赚钱,投机!你说你脑子里还有什么?好好开你的车吧!”

王起明忽然想起了今天的正事,右脚一使劲加大了油门,汽车顺利地通过了海底隧道,径直地朝着纽约移民局开去。

王起明在移民局大门前把车停下:“太坤,你哪也别去,就老老实实在车里等我,我用不了多会儿就完事。”

“行。你别太紧张,别怕考官,美国移民考官没什么了不起,就算这次没考上以后还有机会,你也用不着一味地哈着他,美国人是你越

哈着他越来越劲，越拿他当回事他越刁难你。”

车窗前飘过一对男女，男的是个帅气的洋人，殷勤地为女的打着洋伞，女的是个高挑修长的东方美女，这个东方女人看上去有点脸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王起明拧着脖子想。

成太坤用手指着王起明的脑门说：“你瞧着人眼熟是不是？想不起在哪见过了是吧？你不是说人家是卖香水的女模特吗？”

“对对，是广告牌上的那位。怪了，她上这干什么来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呀。”

“那个洋男人是她什么人？”

“那还用说吗，不就是想扑咱中国女孩的那帮孙子。”

“真想爆揍这孙子一顿。”

王起明整了整领带，找了找自信的感觉，大步流星地走向移民局大楼。

移民局大厅宽敞明亮，还出奇地安静，没见着来考试入籍的人。这跟王起明原来的想象不一样，他以为这里肯定是闹闹哄哄的，天南地北的各色人等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等着去考试入籍，没想到这里静得连自己的呼吸都能听到。大概是这突然的寂静，使王起明的心里产生了一些变化，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许多。

“This way, follow me please.”（请跟我走，这边。）一个年轻漂亮的洋姑娘，突然出现在王起明身后，礼貌轻声地对他说。王起明随着洋姑娘走上楼梯。

顺着洋姑娘指点的方向走，刚到一扇门前。就听洋姑娘说：

“Stay there, don't move. Just wait there please.”（停住，别动，就等在那里。）

王起明听着洋姑娘的口令，停住了脚步，停在了那扇门前，紧张的心跳不见了，增添的是愤愤不平的怒气，他觉得自己像个俘虏，像个不能提出任何理由和质疑的俘虏，只有听从安排和指令。

王起明很郁闷，很窝火，他有点烦。

“How do you feel today ,mister?”(先生,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一位肥胖秃顶的移民官打开门,笑呵呵地说。

“I am OK!”他把OK俩字说得特响,是为了放松,还是想叫板,不知道。

移民官微笑着请他进了办公室:“Sit down please.”(请坐。)

王起明一向反感洋人这种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看看移民官叫他坐下的这把椅子,慢条斯理地伸出右手,用指尖弹了弹椅背,又用手掌抹了抹椅子座,才绅士般地坐在了椅子上。实际上那椅子很干净,一点尘土也没有。没别的,他就是想跟移民官混个平起平坐的感觉。

移民官突然发问:“Are you ready?”(你准备好了吗?)

“Yes,I am.”(是的。)

“How many colors are there on the flag ?”(国旗上有几种颜色?)
果然都是那些事先准备的问题。

王起明像台机器一样,不假思索地回答着移民官的提问。

考试过半,移民官出了一道听写题:“Two girls and three boys play baseball.”(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玩棒球。)

王起明忽然停住了手中的笔,他觉得考官太小看他了,心说拿我当小儿科了吧,干吗不考我大法官和大总统的权力谁大,议会上下两院怎么牵制总统什么的,最好来点有难度的,少弄这些旁门左道的小事对付我。

“Write it down,please.”(请写下来。)

王起明笑了笑,信手把这句话写在了纸上。

移民官转到王起明的身后看了看,然后咯咯地笑个不停。

王起明被笑得直发毛:“Something wrong with my writing ?”(我写的有什么错吗?)

移民官拿出手中红笔,在王起明写的Base ball(棒球)上画了个红圈,又把Ball改成了Ball。

王起明的额头立刻渗出了一层冷汗,他知道这下坏菜了。他让

这个狡猾的移民官逮个正着，一个偶然的大意竟把词拼错了，想一次顺利过关是没了指望。这些日子的硬功夫算是白下了，死磕了十几页的洋字码是白磕了，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懊丧。本来他知道 Ball 是球，Bull 是蛋的意思，他痛恨自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把这两个关键词搞混写错，就这一个字母之差，精心的准备全都泡了汤，他更痛恨这个肥墩墩的移民官，成心跟他过不去有意刁难他。他甚至觉得入籍考试不应只使用英文，英文太不科学，只因为一个字母就能把球变成蛋，还是中文好，中文绝不会在这两个字上混淆起来，蛋就是蛋，球就是球。入籍考试要是用中文的话，死活也不会弄出这蛋球的事来。算了吧，甭瞎想了，想也是没用了，就等候这个可恶的移民考官的嘲讽奚落吧。

“You passed.”(你通过了。)移民官说。

王起明眨了眨眼，一时没明白移民官的意思，Passed ? Passed 什么意思？怎么就过了？

移民官：“Congratulations!”(恭喜你!)

王起明：“What? What does that means ?”(什么？什么意思?)

移民官：“From now on you are an American citizen.”(从此时此刻起，你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了。)

王起明：“Really ? Is that true ?”(真的？是真的吗?)

移民官：“Next.”(下一个。)

王起明：“我操!”

入籍面试一通过，王起明送走了成太坤，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给阿春打了电话，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春。他还想跟阿春说我的机会到了，跟我回北京一块大展宏图去吧，发家之后定会让她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电话通了，是阿春接的。

王起明抑制不住激动兴奋地喊：“阿春，妥了！成啦！过了关啦！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到底怎么着，跟我一起回北京去吧。”

“你总是问个不休，何时跟我走——”电话听筒里冒出了阿春的歌声。

王起明：“别闹，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阿春继续唱着。

崔健的这首《一无所有》，是王起明教会阿春唱的，阿春非常喜欢这首歌，不仅喜欢这首歌传达的歌词，更喜欢这首歌的情绪。后来，王起明还专门去了趟中国城，特意买了磁带送给她。自那以后阿春几乎天天都在听那首歌，出门的时候也要听，只要一上车她就会放上磁带，把音响放得山响，摇头晃脑地跟着崔健一起唱。阿春对《一无所有》着迷的程度，不亚于当年她送给王起明的那首歌：

如果你爱他，
就把她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
就把他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地狱。

王起明耐心地听阿春唱着《一无所有》，因为他知道这是拦不住的，他了解阿春的个性，只要是她愿意做的事，不做到彻底，不做到尽兴，她是绝不会半途叫停的。

阿春终于唱完了《一无所有》。

王起明嗖了嗖嗓子说：“阿春，我的入籍考试通过了，跟我一块去北京吧。”

“你总是问个不休——”阿春又唱上了。

“咱们说点正事行不行，你老这么——”

“何时跟我走——”

王起明“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他冲出屋外钻进汽车，加大了油门朝着长岛开去，朝着阿春的家里飞去。

王起明敲了两下阿春家的门，可没见她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王